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固定下来吗

——文化基因与社会

稻叶明子

(早稻田大学 演剧博物馆,日本 东京 〒169-0051)

中图分类号: G05/J0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09)04-0083-02

一、有外来影响,传承不了祖传的内容

有一次我在中国某一个地方的农村里拍摄皮影戏,休息时在朋友(也是一家影箱——皮影戏班)家里看录像,朋友突然喊起来:“不对!”

视频里表演的是《秦英征西》,画面是秦英在战场上拥抱着他父亲的尸体。朋友说,儿子面对父亲的尸体,应该先从父亲身边后退几步,向父亲跪下来,呼天抢地地哭叫。“秦英”没有这样做。可以说这个“秦英”受近代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很深。

很多地方的皮影戏影箱(皮影戏班),现在的演出场次都少得可怜了。但是这个影箱不然,在这个村寨里演几天戏,搬到另外一个村寨里再演几天,一年四季都留在农村。

因为那些“口头”表演艺术靠现场表演的经验来传承,^①这个影箱的传承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甚至可以说是现在罕见的比较正宗的传统老戏班子。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内容很多很广,艺人也是,当地的很多观众也是,人们都已经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了。这是一个地区里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已经变化了的一个例子。

我这个外国人拼命学习中文以及中国文化,看到什么东西都认为是珍贵的“中国”文化信息。但是这个经验让我发现,“中国”不是一个固定的对象,除了地方的差异之外,一个地区里头也会有种种因素的变化。

通过这个经验,我这个老外对在中国传承下来的、看不到的文化因素更感兴趣。因为,刚才秦英那样的场合,跟日本以及古典作品里的描述

是不同的。比如,日本人一般最痛苦的时候不应该哭叫,特别是男子汉,连漏出哭声也不行,而是咬着牙,紧握拳头,身子一动不动地忍耐。周围人照看尸体,尽量保持安静,形成没声音的环境,让大家感觉到一个严肃的仪式般的气氛。当然,当孩子的也不叩头。

中国地域辽阔,有很多少数民族,方言也不一样,肯定有种种很有特色的文化。各个地方很有可能都有各自流传下来的一些“看不到”的文化因素,但是,这些文化因素很有可能都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变化了。

全球化的现代,任何地方、任何文化背景的年轻人,都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口头表演艺术家的徒弟们,无论如何努力也避免不了其所传承的文化内容的变化。所以,如果真的珍惜老人家(民间艺术家)的绝技,他即便有好几个聪明的徒弟都不能放心。因为以前的能演长时间的“本戏”现在确实传承不了了。

二、何谓分布

我这个外国人看中国的文化,“唱腔”这个概念是比较难懂的。下面介绍我在河南省大平调地区发现的例子。

我去河南省不是找大平调,而是找皮影戏表演。那边除了皮影戏之外,当然人戏和其他木偶戏等表演活动都用大平调。^②有一次我找一个五十年代有皮影表演的村寨,听到了那里本来没有皮影影箱,他们演皮影戏是因为偶然得到了影箱。他们原来有“堂会”的活动,一般的村民们集合起来合唱大平调。他们为我再次表演二十年来没开过的“堂会”,并介绍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年

收稿日期:2009-07-15

作者简介:稻叶明子(1967—),女,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① 稻叶明子《从影戏采访的经验看“口头文化”与“写字文化”》,2006年,山西长治赛社与乐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我介绍座谈会时跟掌握山西长治赛社仪礼的乐户谈的内容。“口头”艺术的继承通过实践来传承。往时一年有一百次以上的赛社活动,至少三天活动一次。赛社活动被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恢复活动收徒弟,不过现在的表演次数没有那么多,往时的传承方法是不能恢复的。

^② 稻叶明子,河南省大平调の民间における分布形态—演剧を立ち上げる乡里の唱腔传承,《日欧·日亚比较演剧综合研究课题成果报告集》,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2008年版。什么是唱腔?我整理了二零零六年访问的河南省内黄、长垣,河北省南部的皮影戏、木偶戏表演的分布,主张唱腔应该要从分布和种种生存形态的角度分析。

轻人。他现在在城里当人戏大平调的演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堂会最后的活动期间正好二十来岁。通过交流,我们发现了人戏表演跟堂会唱词的差异。堂会本来是描述性的,用唱词来描写场面,而人戏是人来表演,有装扮化妆并有动作。再说堂会的活动每次都很长,而人戏的表演时间比较短。所以堂会时记的唱词相对来说长又细微,人戏不一定保留其唱词的全部内容。^①现在人们已经没机会唱堂会了,等于说那些有滋味的唱词已经消失了。

大平调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地人天天都享受并深刻理解。但是其中皮影戏、堂会等以前有的现在没有了。年轻人已经不知道那个地方以前有过那样的表演活动。人戏的大平调也比较困难,但这个已经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堂会有人照顾吗?以前参加过的人知道其存在过并正在消失,但不去做积极的传承或记录工作,只是因为那完全是以前农村的娱乐活动,年轻人已经不感兴趣了,所以,没有人会想着去进行传承了。但是如果考虑唱词本身的话,祖先的文化因素最细微的地方可能就在那大量的稍显难懂的堂会唱词里头。

皮影戏、人戏等让别人看的表演活动人们比较容易看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我认为“唱腔”本来是于普通人的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个现象叫“分布”。所有普通人的生活都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原来的传承内容、文化的基因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三、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类似的农村普通人口传的唱词,我在中国别的地方也碰到过几次。

在贵州,我听说某个乡下有非常好唱的村寨,就随便到县城找线索。到了村寨,白天怎么找人都说自己不会。但是,那天晚上恰巧有一个葬礼,有人推荐我留到晚上参加葬礼。葬礼上我碰到包括白天对我说“我不会”的,其实村里的大部分老人家整个晚上都一起唱。这些活动里的唱词往往是几百年传下来的有滋味的古词、故事,但还没有任何文字记录,也没有任何人去做记录。年轻人当然不参加这种活动,因为没有生活上的必要,传承不成也没有人着急。

说实话,我也是最近才发现,我日本的老家里也有类似的活动。也是葬礼。葬礼的仪式是由佛教和尚、基督教牧师等与宗教有关的主持人来进行,但是仪式结束之后,不仅宗教人士,也有邻居们集合起来唱。宗教仪式本身是利用各个宗教的方式来进行,这完全是另外的系统。乡村里其他农业祭祀活动时的歌颂、舞蹈、表演活动等被“无形文化财(日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登录了,并利用社区的“传承保存会活动”等来支

持,但是这个丧葬时的唱歌活动没有任何积极保存活动,白白消失。^②

上述问题,共同点是年轻人没有把传统文化继承下来。即使传承困难,那么努力申遗的话,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而很多地区,许多民间的传统文化是在连其存在形式都没有被发现的前提下就已经消失了。

四、前提的崩溃

培养年轻人所不可缺乏的共同语、科学、电脑等,都是这一百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而发展起来的。现在,年轻人连自己的文化背景也是不容易把握的,所以,申遗能成为让他们深思回顾自己的文化的好机会。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是“外人”,也就是说,我担心原来应该是传承者的年轻人把自己的文化背景看成“从外欣赏”的东西。人们依靠的经济活动、生活方式一旦改变了,那些表演活动的内容也就变成了“旧的东西”。这时刻就是该地区人们的文化基因,演变成文化“遗产”的界限。

文化基因不是限制存在于少数人的杰作之中,而是存在于应该挖掘的、以种种形态“分布”在社会里、各个人的脑子里的基本的因素。表演活动是社区人们共同参与的,祭祀活动往往是社区里主要的集体活动。社区的地缘让它发展起来,社区居民的血脉让它传承下来。但是,全球化等于是让这最基本的前提——社区,崩溃了。全球性的经济生活远远超过社区的地缘,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带来血脉本身的多样化。

“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固定下来吗?本文主要以采访几个中国的民间表演艺术的经验为例,分析在全球化的背景里考虑“文化”的立足点。我估计,目前的困难在于,这立足点本身比较难以把握,立足点本身在变化。这等于说,正在变化的就是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担心很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努力都将会化为乌有。爷爷奶奶辈的活动我们如果不真正弄懂,而是只模仿其外表,那么传统文化的精髓就不会被真正继承下来。如果现在不重视,那么当懂得传统文化的老人去世以后再想弥补就来不及了。

我想,我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以前的东西会消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要珍惜地记录现在的面貌。每个人都应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里自觉地将文化基因提炼出来,客观地记录下来让后代看看。现在就是能看到各个地方地方性文化的最后的时代了!我们这些还具备各地方传统文化的人就是最后的能做这些工作的人了。

[责任编辑:燕妮]

① 稻叶明子,口头传承唱词与舞台表演的差异——以河南大平调堂会《赵匡胤困河东》为例,立教大学外语中心纪要 28,2009 年。

② 稻叶明子,我们究竟不会懂口头,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6 期。